

胡哲敷編

漢
武
帝

中華書局印行

993-19112

胡9

570

自序

歷史這門學科，在中等學校，教學最感困難。它的內容是那麼多，學校歷史鐘點是這麼少；全靠教科書當然不夠。但是歷史對我們人類是何等重要？——它的內容，是載着我們祖先思想行動的成績，有許多是要叫我們底續着去做的，有許多是他們走錯了的路，似乎叫我們後人不必再去上當的；所以歷史這門學科，刺激性最大，讀了之後，自然而然的會激動我們們的精神。如讀到秦皇、漢武的武功，自然就會發揚蹈厲，崇拜他們是我們的民族英雄，爲我們民族做了許多光榮的事業！讀到石敬瑭、吳三桂認賊作父，引狼入室，也自然而然的會切齒痛恨的罵他們是民族的敗類！其實他們早已死了，崇拜他，痛罵他，原都不相干；然而這種精神的結果，就是造成民族繁榮的原動力。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各民族，都在那裏昂着向上，不甘帖伏於異族之下者，便是他們的歷史在背後做原動力！因此現在被壓迫的國家，如朝鮮、印度的國民連讀本國史的權利都沒有。

我們國家的情勢如何呢？民族前途如何呢？這還不該激發國人復興民族的精神嗎？但學校裏的歷史教科書，既不能達到我們的願望，則其勢不能不另設法以圖補救；所以這次中華書局編輯初中學生文庫，新城先生來信叫我編兩種傳記，我不但很樂從，並且認爲是適合素願。我以爲歷史固是感人的學科，而歷史傳記，則尤有感人的力量。居今日而欲從事於民族

復興，必使吾民先知民族的過去光榮，和未來的使命。要達到這個願望，只有叫他們去讀本國的歷史。本國的歷史多的是那麼多，簡的又這麼簡，最好的方法，是把我們那些民族代表，一個一個編成單獨傳記，一編在手，宛然可以代表當時一部分的時代精神，既可補教科書之不足，又能在短少期間，得到許多史實，看的人將於不自覺間，感發興起，這本漢武帝，便錄是我這個素願的一個嘗試。

漢武帝的爲人，和他的措施，自然不能算是我們理想的人物；但是他能領累代屈服之恥，而奮然不顧一切，爲整個民族一洗奇恥太辱，卒使單于遠遁，漢南無王庭，漢族聲威，遠播西土，這一點便足夠我們心嚮往之了。

這本書的對象，是說明爲初中學生的，所以敘述力求淺顯，稍稍在辭的辭句，便加以註釋，閱者原其譴陋，而加以指正，則幸甚矣。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哲敏自序。

漢武帝

目次

頁數

自序

- | | | |
|----------|--------------|----|
| 第一章 | 漢興以來政治概況 | 一 |
| 第二章 | 漢武帝的才略 | 七 |
| 第三章 | 獎儒術與任酷吏 | 一一 |
| 第四章 | 經濟政策的更變 | 二一 |
| 第五章 | 外患戡定與疆宇開拓(上) | 二七 |
| 第六章 | 外患戡定與疆宇開拓(下) | 三三 |
| 第七章 | 求神仙與興土木 | 三九 |
| 第八章 | 巫蠱之禍與武帝晚年悔悟 | 四六 |
| 附漢武帝大事年表 | | 五二 |

漢武帝

二

782.821
894-215
2



漢武帝

第一章 漢興以來政治概況

漢自劉邦以平民起豐沛，轉戰七年，把項羽滅了，他便在中國史上，開了一個以平民爲

2 天子的新紀元，就是史書上稱的漢高祖。高祖即位之後，又過了八年，他便死了，天子位傳

67 他的兒子惠帝盈。惠帝立七年，因爲沒有兒子，而實際大權又早在太后呂氏之手，是以惠

38 帝死後，就由呂后總攬朝政，並引用一班姓呂的爲主僕將相，一時政權，幾乎完全由姓劉的

1 子孫，移到姓呂的手裏；數年之間，凡從前姓劉的王子舊臣，着實被呂氏誅戮了不少。到呂

66 氏稱制的第八年，才由高祖幾位舊臣陳平、周勃等，起來把諸呂誅了，迎立高祖的中子代王

0 恒，是爲文帝。文帝立二十三年卒，傳位於其子啓，是爲景帝。景帝立十六年卒，其子徹立

3，是爲武帝。武帝元年，距高祖即位之年，計六十二年，（公元前二〇三年至一四〇年）本

章先述這六十二年中的政治概況。

高祖以平民起豐沛，七八年間而有天下，當然不是偶然的事，當然有他過人的才能；不

過他是生於秦朝焚書坑儒愚民政策盛行的時代，他家又很貧困，自然談不到受教育，更談不



8938

到有什麼學問。老實說，當他未起兵時，在鄉里間，簡直就是一個無賴的流氓；並且這個流氓的根性，雖至爲天子時，不能脫去，出口罵人，對大臣傲慢無禮，都是他的本來面目。他的行事手腕很靈敏，善於操縱時人的心理，這便是他能成功的主要原因。雖然史書上常稱他豁達大度，寬仁愛人，誠然我也覺得他有時確是豁達大度，寬厚仁慈；但是我總覺得他是臨時借來做工具的。不然，何故對自己的父母和自己親生的子女，有時還流淚着狹隘偏私的態度，對別人反會豁達大度寬厚仁慈起來，就不免要令人懷疑了。

他是有這樣個性的人，而同時又擁有最高地位和權力，所以他在位八年之間，對國計民生的工作，可算未做，所做的只是誅鋤反動罷了。把他自己手裏那一班功臣，都誅戮殆盡。韓信臨刑的時候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盡，謀臣亡。」這幾句話可算道盡高祖對功臣的心跡。

惠帝爲人，史稱懦弱，實際就是一個白癡；而同時朝中老成，又皆凋謝，一切大權，皆在呂后之手。文帝承諸呂之後，做事很知道小心謹慎，以儉約爲天下倡。即位之後，很重用陳平，陳平是道家學者，文帝有一位寵幸的妃子竇氏，亦很歡喜研究黃帝老子之術；他自己的天性，是樸質寬厚；以這幾方面的情形，加到一起，遂造成文帝一代寬仁的政治。他很難動貼人民心理，這時人民經春秋戰國以來長時期的禍亂，無論朝野上下，實與不實，都有動極思靜，亂極思治的要求。正好政府裏幾位重要人物，都帶有道家的色彩，其政見頗與黃

帝老子進其消息，與民休息，無爲而治。朝政的步驟，與人民的要求，既合爲二轍，故能收吏治之效。他又設法收攬天下人才，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當時司法大臣，如吳公張釋之輩，都能持平守法，公正廉明，爲漢朝一代循吏。帝又納賈誼之言，遇大臣以禮，養庶僚有節。這一來人人自愛，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於是士風大變，高祖以來箕踞謾罵所養成的卑污苟賤行爲，至是也革除了。總計他在位二十三年之間，總算是內政修明，人民安生樂業。

景帝是竇太后所出，故不得不讀老子書而尊其術；然而到景帝自己爲政的時候，卻處處顯現着法家的色彩，而沒有道家的意味，這現象並不稀奇，因爲照學術思想的流變來說，道家本有變成法家的可能。拿當時事實情況來說，文帝改尚寬柔，雖合一般人民的心理；但同時那些同姓諸王，就不免因寬柔之故，而輕視中央，許多行動，簡直是與天子沒有分別；長此下去，不但中央政府不能鞏固，即國內一切秩序，亦難以保持。景帝很有這個感覺，是以即位之後，一方面循名核實，實事求是，一方面以晁錯爲御史大夫。晁錯是歡喜研究申商刑名之學的，史記稱他「峭直刻深」。自景帝爲太子時，即爲太子家令，景帝即位，他做御史大夫，建議要用天子權力，來把諸侯地方削小。他明知道這樣一來，一班諸侯王，少不得要鬧一場風潮；但是他卻毅然決然的不在乎。他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於是景帝三年，一舉削了楚、趙、膠西、三國的地方。當時

燕王看這樣削地無已，必至諸王完全消滅爲止，就和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四國，和楚王趙王同舉兵反起來了。幸而當時有一位周亞夫——是周勃的兒子，很善於用兵，一步一步的把各國軍隊都打敗了。景帝這邊，也把個屍錯犧牲了，這事縱告一段落。從此以後，漢朝就摧抑諸侯，使不得自行治民補吏，實權都集到中央政府。這是景帝朝的一件大事。

自高祖至景帝末年，這六十餘年之間，政治上最大成績，就是人民得所休息，可以安生樂業。國家也就富庶起來了。雖然高祖初年，無暇社會的建設；但是他那時百姓的田租，只十五而稅一，比秦以前，還要輕些，到文帝十四年，竟全免天下田租，到景帝三年，才令民出半租，即是卅稅一。文帝自己更是一位極儉樸的君主，漢書孝文本紀贊云：『孝文皇帝卽位三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當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又食貨志云：『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功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敗，輪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經文帝與景帝這樣繼續的努力，務求與民休養生息，其效果是如何呢？漢書食貨志說：『漢興與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醢，而將相或乘牛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

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其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犊牛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這種富庶的現象，在全部中國史上，亦不多見，更是漢興以來政治上惟一的成績。

這時雖然把中國休養得如此富足，但是在政治上，卻有兩個很大的缺點：第一，就是文教未修；第二，就是外交受辱。茲先述文教未修的情況。

高祖自以爲流氓出身，居然能做皇帝，詩書自然是沒有用處的東西；因而就看不起讀書人，嘗拿儒生的帽子去小便，爲的就是要折辱儒生。所以陸賈常在他面前稱道詩書，他就大罵道：「老子居馬上而得天下，安事詩書？」所用的武臣且勿論，卽號稱文臣如蕭何、曹參輩，都不過是些刀筆之吏，無學術之可言。而秦朝「挾書者族」這條法令，直到惠帝四年才除去，就可知高祖對文教之事，毫未注意。文帝雖稍稍購求遺書，進用儒士，詔舉賢良方正，又派鬼錯從伏生治尚書，頗有興學的氣象；不過當時政尚無爲，朝中競尚黃老之術，亦未見文教的興盛。景帝時，又值國中內亂，無暇學術的提倡，是以漢興以來，對秦朝灰燼之餘的那一點學術，可算還未注意到呢！那裏談得到文教？

再說外交，更是漢興以來的一大恥辱。漢初外患之最大者，莫如匈奴。匈奴之起，迫在

唐虞之世，山戎，獯豸，獯鬻，都是陸時代而異其名。這個民族，居住中國河套以北，如今內外蒙古一帶地方。秦始皇時匈奴的單于，叫做頭曼。始皇命蒙恬將十萬衆擊匈奴，匈奴退七百餘里，塞河套北徙。到秦朝滅亡，戍邊的人都跑掉了，匈奴復渡河而南，仍舊佔據了河套。這時候匈奴國裏又出了一個冒頓單于，東擊破東胡，西敗走月氏，南并白羊、樓煩二王，又北服丁令等小國（在今貝加爾湖附近），就并有如今的內外蒙古，和西伯利亞的南部了。他既把蒙恬所奪之地，一齊收回，又南向來侵燕代。高祖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匈奴攻代，韓王信降匈奴，且引導他入寇。高祖自將三十二萬衆擊之，被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七日不食，後來還是用反間計，這個圍才解掉。更用劉敬的計策，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綸酒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呂后當國，匈奴益驕，遣書呂后曰：「南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雖受此辱，仍不得不卑詞厚禮以與和親。文、景兩朝，都利用宗女和親，爲一時敷衍之計，然而匈奴與中國還是時戰時和呢！這是北方的外患。此外百越舊地，當時爲南越、東甌、閩越所分據，亦曾經受過高祖的封號。高祖死後，帝爲年獨立國，不直隸於漢。而南越王趙佗，尤地廣兵強，雄勇有智略。呂后時，自憐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呂后遣將箕隆盧侯寬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進，不久呂后死了，這事也就作罷。趙佗因此格外得意，常在中國邊疆地方示威。他以貞財物賂遺閩越、西甌諸王，東西萬餘里地，都被他連成一氣，居然乘黃屋左纁

，稱制，表示與中國天守平等。後漢文帝即位，雖然遣大中大夫陸賈說降了他，但是對於漢室仍舊常設獨立態度，不受約束。

綜上所說，可以見到漢興以來六十餘年之間，政治的方針，只在與民休息，得到的效果，就是天下富庶。至於國家一切大計，似乎都未暇計及，而對外尤含詭忍辱之敷衍。經濟文化方面亦黯然無色。這種富庶的基礎，和百端待理的政象，正所以造成武帝時的種種作為。世人恒謂漢武窮奢極欲，一反文帝的恭儉，不知武帝種種作為，亦自然之勢所形成的。

第二章 漢武帝的才略

漢武帝名徹，是景帝第九個兒子，他的母親叫王美人。徹生四歲，立為膠東王，十四歲其有十四個兒子，原來的太子景栗姬生的，名叫榮。景帝七年，把太子榮廢為臨江王，遂立徹為太子，就是武帝。是時徹才七歲。又十年，景帝死，徹遂即帝位，年十七歲。他做了五十四年皇帝，死的時候，七十一歲。

他生於景帝元年。當吳楚七國造反的時候，他還在襁褓之中，到十七歲就做皇帝，當然是一位不知世事艱難的闕少；然而他確是很聰明，有氣魄，有膽量，很想做事，而又很能人的話，這都是他的長處。不過一個闕少爺，尤其像他這樣有氣魄，有膽量的闕少爺，而又居無上威權的地位，做起事來，當然只顧自己的揮霍痛快，那裏會想到民生的疾苦？至於他

的短處，就是自己並無遠大的見地，和政治上堅定的主張，而好名之心又太甚，所以聽董仲舒一言，立刻就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如此就應尊崇儒學了，但是政治舞臺上，卻又用一般刑名法術之士，和搜刮聚斂之臣。自己原是一位聰明有爲的少年，但卻時時上方術之士的老當。他如流連忘返，大興土木，我都以爲是走由於他即位之時，年紀太輕，居深宮之中，不知外事，閱歷太淺，而又未嘗學問，遂鑄成他這種品格和行動。

這是從性格一方面，來說明漢武帝的才略。再看當時國中的情勢，前章曾經說過，漢興以來政治上最大成績，只是把國家休養得很富庶，社會建設，大多數都未進行，尤其是匈奴騷擾，幾乎歲歲不安。他居這種情況之下，假如是一位恭謹篤實，老成持重的人，自然也可以謹守成規，含詬忍辱的敷衍下去；然而他是一位有氣魄有膽量的不羈之才，見匈奴這樣的侵陵，如何忍得下去？而況國中有的是錢，有的是人，他心裏想：以全國的力量，去對付「不過漢一大縣」的匈奴之衆，（賈誼語，見陳政事疏）還有對付不了嗎？所以他毅然決然的要爲此「勞水逸之計」。由此看來，可知武帝的雄才大略，大部是由當時情勢激盪而成。再看他當時一班輔相是如何呢？丞相衛綰、魏其侯竇嬰、太尉武安侯田蚡、御史大夫趙主都是老成頹望，尊崇儒術的人。武帝青年即位，對學術上本無定見，受左右輔相的薰陶，自然也漸漸傾向儒術；而申公董仲舒一班儒者，乃得受天子的優禮，於是天子雅嚮儒術。這個風聲一經傳出，天下始彬彬多文學之士；故我以爲武帝之尊崇儒術，左右輔相，殆有很大的力量

，其詳細情形，待下章再講。

照以上這樣說來，尊儒術是左右輔相之功，禦外患又是當時情勢激盪而成，那麼比家所稱武帝雄才大略，不是等於虛文了嗎？而武帝爲人，不是因人成事，無所短長了嗎？這又不然。他是一位想做事而又富有做事才能的人，我雖說他沒有堅定的政見，但是有良輔去領導他，他卻是很能勇於向前去幹的。試看他以一個久居深宮的公子少爺，一旦把天下大任托在他的身上，他居然有條不紊的把內政外交，都一項一項的興革起來，這便是過人之長；而尤得治道之要的，就是能收羅各方面的人才。當他即位之初，即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不拘常例的進用。一時四方之士，上書言得失者以千數，像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等，都是素無淵源，僅以上書之後，由帝召見，立談之間，即予以高官厚祿；尤其是主父偃、徐樂、嚴安三人，一經召見，武帝便說：『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即時拜三人爲郎中。其他如東方朔、枚舉、終軍、司馬相如等，均爲一時之選，備受尊寵。他又恐左右公卿會蔽賢路，所以在民國紀元前二〇三九年（元朔元年），他有一個詔書說：『公卿大夫，所使絕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木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謂加惠於耆老之人待之如賓，旅優待孝弟之人而免其徭役）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先聖（謂接着先聖的美業）。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朕有我師。今或至園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雍，讀如雍，謂舉過不得聞達於天子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這是他深恐遺落賢才的意思。他見當時有全郡不舉一人的，他便叫中二千石與禮官博士議不舉賢才者應得的處分。後來議定的條例，是中二千石不舉孝，不奉詔，就當他是大不敬。要是不察廉，就當他所做的事，不能勝任，就應該革職。因此各方面人才，都勇於自進，而帝都能一一加以優禮；凡高惠文景時，所未暇建設的事，到他手裏都一一建設起來。內政的整理，外患的戡定，文學的獎勵，賢良方正的延求，一時都成績斐然。因為他要做的事太多，故所需人才亦非一端，而收羅人才的心，亦未敢一時忽略。元朔元年的詔書，是要收羅天下孝廉之士。他又恐孝廉之外，還有卓異之士，不遵禮度，不入俗檢，而見斥逐於當世者，亦是國家的損失；所以在前二〇二一年（元封元年）又有這樣的一個求賢的詔書：「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駢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這是指明的要求那些負俗之累的茂材異等之士。茂材異等者，就是那些超等軼羣，不與凡俗相同的人，因爲當時人才的單位，是孝廉方正，既名之曰孝廉方正，當然是一般規行矩步的道德先生，然而往往有許多特殊人才，到是不受規矩繩羣的不羈之士。他這個詔書，就

是唯恐這些不羈之士，不能入俗人之眼，而至於埋沒英才，這都見得他求賢心切，亦正見得他對於政治上的設施，沒有三時的懈怠。

藉乎他的個性殘暴而多欲，種種行符待賢不終，這話說他令內多欲而外欲行仁義，奈何欲效唐虞治。這話顯相好黃老之術，主張少私寡欲的，他見武帝這樣好大喜功，自然要說是多欲了。且就武帝的行徑來說，亦誠然是多欲，不過自國家社會的觀點來說，多欲亦並不一定就是壞事。公要看看他所欲的性質如何，才能說定。武帝的多欲是如何呢？他初年的欲，是要修明內政，獎勵儒術，戡平外患，擴張領土。後來這些欲望都達到了，他更欲求長生不死，派人入海去求神仙，又屢次受方術之士的騙，所以把性情弄得更加躁急而殘忍。像初年所求的那些賢才，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王吉，交廣等，都是被他誅戮的；其他丞相文武大臣，受誅戮或賜死的，亦屢見而不見，這就不是初年渴望賢才的氣象了。最後他自己的太子據和太子據的兩個兒子，以及昭帝前母親鉤弋夫人，都因為他這急躁殘忍的性情，自白的犧牲性命。到他晚年，自己回過這些行徑，又好像有些懺悔，也積極的做些體貼民生的政事。但在一方面那些犧牲者是不可挽回了，而另一方面他雖懺悔，而不多年他便死了，懺悔也是

第三章 獎儒術與任酷吏

第三章 獎儒術與任酷吏

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這句話喊着二千年了；然而喊儘可喊，事實並不如此。我曾說過：武帝那個人，原來沒有什麼堅決的政見，不過好名之心甚重，自己又有相當的才氣，即位之初，很想把前代所未建設的政務，都樹立起來，恰好竇嬰、田蚡、趙綰、王綰、二班輔相，都是傾向儒學的人，當然慫恿武帝獎勵儒學，以收拾天下人心，帝乃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賢良之中，有一位名儒董仲舒對策云：「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丞相衛綰亦奏云：「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武帝因之罷黜百家，表章六藝，並且以董仲舒爲江都相。前三〇四七年（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又從董仲舒議，令郡國各舉孝廉一人。前二〇三五年（元朔五年）公孫弘上書曰：

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室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待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試，能通二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

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進一藝，輒罷之，而諱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中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誦著功令。他如律令。

這篇書中，對於獎勵儒學，很有些具體辦法：（一）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復其身，就是國家特許他們免負國家的徭役，表示優待他們的意思。（二）由太常宗廟禮儀之官博士官都由他管轄。擇民年十八以上，品學端正者，令各地長官派計吏和他們同到太常那裏去做博士面前的學生，一年以後，即可應國家考試，考試時凡能進一藝者，即由太常直接予以文學或掌故的位置。學問更大的，可由太常奏明天子，予以郎中的位置。（三）資質驚劣，又不用功，又毫無根基，不能進一藝者，就顯見得是地方長官含有私意，所以他主張一面把這種驚劣學生罷斥回家，一面還要罰地方長官。（四）當時許多文學之士，都留滯在各郡，未得起用，故弘請選用，及郡國備員。這幾件事，武帝都一一採納了，所以自是之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然多文學之士了。這是獎勵儒學的效果。

不但如此，楚漢以來，干戈擾攘，庠序之制，早已蕩然無存。至武帝時，始重興太學，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一時明堂辟雍之制，都煥然一新。當時丞相公孫弘、御史大夫兒寬、江都相董仲舒，皆以布衣儒生，致位卿相，孔子之裔孫孔安國以經學爲侍中；其他侍從之臣如司馬遷、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終軍等，舉朝文章，皆極一時之選；同時武帝之兄河間王德、叔父淮南王安，都能以貴胄資格，提倡儒學，所以一時儒風大盛，而西漢一代文學，亦以此時爲最云。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設挾書之法，——家有藏書者族誅，偶語詩書者棄市。於是儒生隱遁，書籍散失。漢興，高祖是折辱儒生的人，文景兩朝，又是黃老刑名代興的時期，天下儒生，仍不敢出；雖文帝時，稍求亡書，又使晁錯從伏生受尚書，但是當時儒生勢力的終敵不過黃老刑名之術。所以當時雖有博士官，亦不過備員而已，對學術上，政治上，都毫無建白。自武帝卽位，首以獎勵儒術，號召國中，慨然謂「禮壞樂崩，朕甚愍焉」，於是天下儒生，才相率而出，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這四人是當時研究五經的專家學者。史記儒林傳：

申公傳曰：申公者，魯人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趙絳亦嘗受詩申公。絳爲御史大夫，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吊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爲太中

大夫，舍魯邸，謾明堂事。……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韓固生傳曰：韓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齊言詩，皆本韓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

韓生傳曰：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伏生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世矣。高堂生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卽今儀禮），高堂生能言之。

田何傳曰：自魯商擢受易孔子，孔子卒，商擢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字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興至於五世（自

高祖至武帝共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傳曰：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這許多專家學者，雖然有幾位在文景之世，已爲博士，終以在上者不是真心獎勵儒術，所以直至武帝時，才能顯用其學。又以上諸家所傳經書，獨未見毛詩，古文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諸古文家學，蓋當太史遷時，這幾家學，還不會出世。

以上所述，即是後世所謂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事實；不過自今觀之，所謂罷黜百家，只是未加提倡而已；百家學者，仍是綿延不絕。即以兩漢而論，前漢書揚王孫傳，謂楊王孫學黃、老之術；後漢書耿弇傳：耿況學老子於安丘先生；逸民傳：矯慎少學黃老；是武帝之後，黃老之學猶存。漢書路溫舒子定國傳：路溫舒學律令，子定國少學法於父；後漢書郭躬傳：郭躬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陽球傳：陽球好申韓之學；是武帝以後，申韓刑名之學，猶未稍替。不但如此，卽他當時所謂文學賢良之士，亦何嘗都是純粹儒者？主父偃學長短縱橫之術，著書二十八篇，與鄒陽、徐樂、嚴安、聊蒼所著之書，皆見於漢書藝文志，皆是蘇、張縱橫之學。田蚡學嚴孟書，帶有雜家意味，淮南內外篇，與東方朔所著書，亦皆雜家者流。董仲舒號稱名儒，觀其言論，乃大半爲陰陽家言。是所謂罷黜百家者，不過是對表章六經而言，則謂之罷黜；其實亦何嘗罷黜？且豈但未嘗罷黜

，當時方士流行，大抵都假黃、老之名以相號召，後來卽一再求神仙，而卒召巫蠱之禍。假如武帝果然有見於儒術之應獎勵，百家之應罷黜，則此種亂人家國的方士，不應該首先罷黜的嗎？武帝居然重用之，且召大禍，從可知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亦好像逢場作戲，求些虛名而已。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其因始有其果；因爲武帝不是真心獎勵儒術，所以當時賢良文學，都留滯在各郡未得進用，卽公孫弘之奏，亦只敢請充郡國備員，所以終武帝一生的政績，儒家的色彩絕少，法家和經濟家佔極大的權威。關於經濟家政績，將於下章言之，這裏但言當時法家之政況。

此處所謂法家，卽史漢上所稱的酷吏；史稱武帝以法制御下，好任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朝廷則先後任用張湯、趙禹、義縱、王溫舒、杜周等，爲司法大臣，皆以殘酷著名。先是趙禹爲中尉（掌京師治安之官後改爲執金吾），張湯爲廷尉（最高司法長官），兩人交歡。湯以兄事禹，與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用法益刻，蓋自此始。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而不舉告爲故縱其所監臨部主亦有罪並連坐）。緩深故之罪（吏深刻害人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卽寧失之嚴毋失之寬的意思），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爲縱出則急誅之），其後姦猾巧法，愈出愈奇。張湯奏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者，論死，自後遂有腹誅之法。又有所謂沈命法（內容詳後），要皆深文周内，巧立名目，法

急驚而天下愈亂。

張湯趙禹雖然是如此的深刻，但是他們究竟還有個「法」字在。拿現在話去比傅他們，倒很有些法治精神。至於義縱、王溫舒、杜周等，那簡直是以殺人爲能事，他們只是任意殺人，以立威風，是拿殺人當兒戲，那裏還有一毫法的意味來！

義縱是河東人，少時爲盜，後來因爲他的姊姊以醫道見重於王太后，才放他做上黨郡的一個縣令。他到任之後，就嚴刑峻法，一縣之民，都不敢犯法。經郡守薦舉他爲上黨郡中第一個縣令，武帝乃遷他爲長安令。太后女兒修成君的兒子名仲犯法了，他居然把他捕去，武帝覺得此人確有些能力，就陞他爲河內都尉。當他一到的時候，就把河內一個豪族穰氏全族誅戮了。小民一看都尉來得如此厲害，當然格外不敢爲非，河內就從此道不拾遺。後來又陞爲南陽太守，不久遷定襄太守。他到定襄，就先跑到監獄裏去檢查，是時獄中罪犯，凡二百餘人，當然是案情輕重不等；同時那些犯人的兄弟朋友來探望的，亦有二百餘人，於是義縱得着立威的資料了。他說：法律上載明的，凡囚徒私自解脫桎梏的，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者與囚徒同罪。這二百多人，明明是要爲那些死罪的囚徒解脫（就是誣他們放監），自應加重罪。於是不問青紅皂白，把監內二百餘人，合來探望的二百餘人，共四百餘人，在一個內都殺個乾淨。自是郡中不寒而慄。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無賴，凡殺人挖塚，無所不爲；後因張湯的提拔，居然做到廣平

(今河北永年縣地)都尉。他做都尉的方法，是擇郡中凶狠吏卒十餘人，以爲爪牙，放他們在外面督捕盜賊，因此齊、趙一帶的盜賊，都不敢近廣平地方，於是廣平政聲，爲道不拾遺。武帝聞之，乃擢陞爲河內太守。當他在廣平時，卽知河內有許多姦豪之家，他一到河內，卽令一班爪牙去捕郡中豪猾，豪猾相連坐者千餘家。溫舒擇其勢力大者，誅其全族，小者則殺其本身，至流血十餘里。自從他九月到河內，一氣捕殺到十二月底，郡中盜賊，可眞被他捕殺乾淨了；還有若干盜賊逃到鄰郡去了，他還設法搜捕，務以殺盡而後快。但是冬去春來，國家有定例，不能行刑了，所以他很痛恨的頓足說道：假如能把冬季延長一月，我這治盜的事，就可完工了。其不愛人而好殺伐行威如此。然而武帝還要稱贊他「能」，「陞他爲中尉呢！」

杜周是南陽杜衍人，當義縱爲南陽太守時，他是義縱部下爪牙之一。後來義縱薦舉他做廷尉史，又得張湯的提拔，遂陞至御史。因爲他很會殺人，所以很中武帝的意，乃任用他做中丞。此人外面看起，像是寬厚長者，內裏卻深刻入骨。他又善於與探武帝意旨，凡武帝所欲深究的案子，他便千方百計的去設法陷害；遇武帝想釋放的案子，他便細細詢問，務尋出其中的冤狀，就可以釋放了。因此武帝很歡喜他。當時有人責備他道：你替天下決獄，自應使得其平，今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旨斷獄，做法官的人應該如是嗎？他說：法律是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前主所認爲是者，就著爲律；後主所認爲是者，則改爲令。所以凡當時天子所認爲是者就是法，更不須再去循什麼三尺法。後來他居然做到

廷尉，天下訟獄之事，也就更多。二千石被繫者前後不下百餘人。當時各郡太守治下的訟獄之事，與丞相御史所統轄的訟獄之事，一起都送交廷尉辦理，每歲至千餘起，每起大者牽連數百人，小者數十人不等，往往因一案牽連，令由數千里外來京對質，不服則捶笞備至，務令認服而後已。其行事類皆如此。而武帝猶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兩子均爲郡守，治皆酷暴，不下於其父。

以上略舉這幾個酷吏行事，以見當時吏治的一般。尤可怪者，就是這班酷吏愈殘忍，則武帝愈嘉獎，超遷亦愈快。照這樣厲害，天下盜賊就應該完全斂跡了，而事實乃適得其反。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事，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斃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虜鄉里者，不可勝計，道路不通，往往政府費數年之力，誅戮成千成萬的人，才把匪頭子捕獲；而一般小嘍囉，仍聚黨成羣，到處騷擾，國家竟無可奈何。於是有所謂「沈命法」：謂羣盜起不發覺，或發覺而不能捕盡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管人員，一律處死。其後小吏畏誅，明知有盜，也不敢報告長官，盜賊遂日益加多，上下互相掩飾，以避朝廷的苛法。

照以上所舉這些酷吏情形看來，其行動既如此慘無人道，而武帝總是稱之曰「能」，而陛下不次之；名位爲獎勵儒術，而各郡賢良文學倒留滯不用。可知武帝之所謂獎勵儒術，不過是受左右慫恿，貪此虛名，那裏真能懂得儒家節用愛人的大道？不過秦火之後，師道不傳

，書缺簡脫，禮壞樂崩，經他這樣表章一下，後世君相師儒，乃篤守其意，莫之或易；於是儒家之學，統於一尊。此就儒家一方面看起來，雖當時未得真正尊崇之實，於後來的發展上，確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就吾國整個學術界看起來，雖當時名曰罷黜百家，而百家學者，猶綿延不絕，而後世遂皆承上之意，趨於儒術一途，於是百家之學，從此衰替，二千年來文化趨於單軌的發展，正是受的他這罷黜的影響。

第四章 經濟政策的更變

漢興六十餘年，經文景兩朝的休養生息，藏富於民，至武帝初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府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武帝外事夷狄，內興土木，十餘年間，把庫藏揮霍了個乾淨，於是不能不想出種種生財的方法，那應運而興的聚斂之臣，就接踵而起了。他所重用的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都是當時有名的經濟大家；國家經濟政策，也便跟着大為更變。綜合當時經濟政策，可分四項述之：

一 山林鹽鐵酒酤收歸國有

西漢時，政府裏掌管財政的機關，計有三所：其一是大司農，掌管國家的收支；還有兩處，一叫少府，一叫水衡，都是掌管天子私藏的機關。因為此時國用，係以田租為主，所以

國家財政機關，叫做司農，差不多是專管民間穀貨之稅的。至於山林川澤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在大司農收入之列——在諸侯境內者，則爲諸侯私人之奉養；在天子境內者，則爲天子私人之奉養。到了此時都一起收歸國有。所以當時孔僅、東郭咸陽說：『山海天地之藏也，宜皆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這是見得天子境內的山澤田園之利，應屬少府的，都充歸國有，以佐軍費，諸侯境內的，當然可想而知了。

至於鹽鐵，在武帝以前，原歸民間採煮，國家只徵收其稅。史稱秦賦鹽鐵之利，什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後來漸漸爲民間豪強所壟斷，而武帝時，兵連不解，府庫大空，因想到這一批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遂於前二〇三〇年（元狩四年）把鹽鐵之利，完全收歸國有，使大司農兼掌鹽鐵事宜。凡民間所用鐵器，均由官家鑄好，賣與民間。煮鹽之事，亦由國家發出煮鹽器具，雇民來煮，利歸國家專有。民間有敢私鑄鐵器者，國家訂有常刑，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丞，領鹽鑄事。咸陽本是一位煮鹽的人，孔僅本是一位鑄鐵的人，兩人皆家累千金，政府因請他們來做鹽鐵官。他們果然很會坐財，不過既與民爭利，而東西又不好，——鹽味苦，鐵器不經用，郡國多以爲不便。

文帝時，曾有酒酤禁令：凡三人以上無故飲酒者，罰金四兩。景帝時，亦曾禁酤酒，其後又弛禁。武帝天漢三年，始權酤酒，即由官家釀酒，賣與民間，民間不得私自釀酒，開官

家專賣酒的先例。

二 貨幣的整理

文帝時，令民得自鑄錢，於是貨幣雜出，而無統一辦法；當時賈誼就曾說：「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惰，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猶立也）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多也）於此？」（見漢書食貨志）這可見當時民間所鑄之錢，已是姦僞百出，無法制止的，確是國家一個弊政。

到武帝時，民間鑄錢者益衆，錢法乃更紊亂，錢益多而輕，物價因之昂貴，細民頗受其累，政府更是恐慌。於是武帝乃建立他的貨幣政策；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於三官，以便重鑄；民間有敢盜鑄諸金錢者，罪皆死。可算是整理貨幣聲中的一個法令。自此以後，一方面是法令森嚴，一方面是三官所鑄之錢，技術精巧，所花的鑄造費亦大，人民私鑄很不划算。貨幣才算是統一。其時官用通貨。約有三種：（一）是黃金，以一斤爲單位。如云五十金，即是五十斤黃金。這是用的生金子。後來到前二〇〇六年（太始二年）詔更黃金爲麟趾褭（音孺古有駿馬

名要屢赤隸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蹄，稱爲馬蹄金，這便等於後世的元寶了。（二）是用銀錫鑄成的白金錢。分爲三品：其一重八兩，圓形，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其二較輕，方形，其文馬，直五百。其三更輕，橢圓形。其文龜，直三百。（三）是銅錢。就是上林三官所鑄之錢，爲天下通幣，其間曾鑄一種赤仄錢，以一當五，後來與白金錢俱廢不行。

至於錢文的輕重，亦屢有變更。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就是半兩）。六年行五分錢。文帝時，鑄四銖錢，武帝初年，改爲三銖，後來又行半兩，最後才改爲五銖，五銖最爲適中。此外還有一種皮幣，是用白鹿皮做成的，一尺見方，四而緣以藻績，直四十萬。這可算是紙幣的先聲了。

三 算緡錢舟車與均輸法

前節所云漢時通用貨幣爲金、白金、銅三種，但白金錢後來廢而不行，黃金高貴，民間亦不甚通行，民間所通行者，惟銅錢。銅錢須用串子穿起，每一千爲一串，漢時稱錢串爲緡，故錢一千爲一緡。社會普通習慣，乃稱錢曰緡錢。「算」爲當時稅收的最小單位，每百二十錢爲一算，前二〇四〇年（元光六年）初算商賈，前二〇三〇年（元狩四年）初算緡錢。算商賈，是只令商賈之有車船者出算，緡錢則凡民之有蓄積者，均須出算。其法凡商賈有資本二千個錢的，就要出一算，做手藝的人有資本四千個錢出一算，平民有軺車（謂輕車一馬

拖的)一部者出一算，商賈有輜車者出兩算，船長五丈以上者出一算。令民自己估計其財物多少，造成名簿，送之於官家，官家即按其所報數目徵收，如有隱匿其資財不報，或雖報而未完全(即以多報少)，一經查出，除將所有財物悉數充公外，其人還要到邊地去充軍一年。如未經官家查出，而別人來告發者，即以被告財物一半給來告的人，當時叫做告緡。告緡之法行，中等以上人家，大抵皆遇告，官家的收入，大為增加，民間乃不堪其擾。

均輸法自表面上看起來，是要調節民間穀物的豐歉有無，和杜絕富商大賈的操縱穀價，本是利民之政。然而事實呢。卻變成政府與富商大賈競爭。蓋當時天下賦稅貢品，均須以原物(本地產物)輸送至京師，如是人民輸送之費，所花甚多，桑弘羊乃請將各郡國各縣置均輸官，就地徵本地的出口貨，當做賦稅，然後再由官家將貨物運到他處去賣高的價錢。譬如甲地豐收，穀米狼藉，乙地荒旱，穀價如珠，政府則以甲地均輸官所徵收的稅穀，運至乙地去賣，其價較商賈所轉販者為便宜，然較之甲地則費多了；故人民不受商賈操縱，而政府又可以得利。同時置平準官於京師，隸屬大司農，以司天下貨物的均衡，遇天下貨物大賤，政府即把它買進來，至貨物太貴的時候，政府即用平價把它賣出去。於是大司農盡籠天下貨物，富商大賈無所取大利，務使貨物價目保持平衡狀態，故曰平準。

自今日觀之，均輸法原是利民的善政，但在當日行之，則不免於病民。因為政府創均輸法的用意，在增加一筆收入，而所謂買賤賣貴，又未必真能保持物價的平衡，徒與富商大賈

爭利，直接是使富商大賈無所取大利，間接是以政府資本操縱民間穀物的價目，故人民同樣的受累。

四 賣官與贖罪

賣官贖罪之事，自惠帝時已開其端；文景兩朝，亦承其弊。至武帝時，興利之臣，無所不用其極，賣官贖罪之事，也變本加厲，吏治更不堪了。

先是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漢書惠帝紀）。應劭注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四緡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文帝時，晁錯上貴粟疏，謂「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見漢書食貨志漂散也）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漢書食貨志）。按此時所謂賣爵，只是賣其虛名，並不是實授官位。雖然爲政者名器不可輕以假人，但是政府用心，或在勸農，或在救荒，其意還屬在好的方面。武帝則志在搜刮錢財，而又實際授官，人民便要直接受害了。漢書食貨志曰：「武帝卽位，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當時的奴婢，與牛羊居同等的地位，故募民送奴婢到官府，則予以相當地位，看所送奴婢的多少，以定「終身復」，或者爲郎；其已爲郎者，則增其秩祿，此外能送羊到官

府者，亦得爲郎，這都是拿貨物換官爵的。前二〇三四年（元朔六年）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直賞官，名曰武功爵，（共計十級）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官爵，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鄉。於是吏道雜而多端，而官職耗（亂也）廢。前二〇三〇年（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由是吏多賈人。自桑弘羊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後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前二〇〇八年（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漢書武帝紀）。於是賈官贖罪，亦爲國家大宗收入。

漢書食貨志曰：「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阡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正次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信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又曰：「始令民入粟甘泉，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可算是武帝經濟政策的成績，但是人民卻是疲敝不堪了。

第五章 外患戡定與疆宇開拓（上）

漢時外患，以匈奴爲最急。西南一帶，雖往往成半獨立狀態，時叛時服，但是爲患究竟不大，且漢兵一至，即可使之屈服。匈奴則自古爲中國患，高帝以來，皆利用和親政策，卑

立爲單于。匈奴左賢王怨漢之奪河南地而築朔方郡，屢寇河南，擾朔方郡，殺掠吏民甚衆。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出定襄，今綏遠和林格爾縣，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原是匈奴奴裏面一個小主，降漢，漢封爲翁侯。此時又回降匈奴，教匈奴退處漠北，以誘漢兵，待漢兵疲極的時候，就可一舉勝之，單于從其計。

前二〇三年（光狩三年），漢使驍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靡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下餘里，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執渾邪王子，及柏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不能固守，爲漢所虜殺數萬人，欲召謀之，渾邪王乃殺休屠王，並奪其衆以降漢。漢得渾邪王，於是隴西北地，河西一帶，沒有匈奴衆騷擾了。適是年關東大水，民多飢乏，漢乃徙關東貧民以實其地，而減北地以西戍卒之半；並在河西之地，建立酒泉、武威、敦煌、張掖、四郡，稱爲河西四郡。

前二〇三年（元狩四年），匈奴入右北平（舊直隸津海道東北郡及熱河地）定襄，各騎萬餘，殺虜千餘人。是時漢已知趙信爲匈奴所畫的計策，乃由宮家發出十萬騎，又有私其從馬凡十四萬匹，合二十四萬騎，輸送隊遠不在其內。由大將軍衛青與驍騎將軍霍去病各分其半，去打匈奴。衛青出定襄，打敗了單于的兵，進到莫顏山（趙信所造的）。霍去病出代（今山西代縣）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從此匈奴遠遁，漢

南無王庭。

建元中，匈奴降者，謂敦煌祁連之間，原來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叫做月氏，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向西遁去，雖然很痛恨匈奴，但又沒有其他國家來幫助他。是時武帝方欲征匈奴，得了這個消息，乃募能通西域往月氏者，漢中人張騫乃出而應募。

西域二字，在漢時有廣狹兩種意義。初時所謂西域，是狹義的，專指現在的天山南路。所謂南北大山，中央有河，南山就是現在新疆和青海、西藏爲界的崑崙山，北山就是現在的天山山脈，河就是塔里木河。後來交通的範圍廣了，把從此以西以北的地方也一概稱爲西域。這西域二字，便變成廣義了。

狹義的西域，有小國三十六，後稍分至五十餘，其種族有「塞」，有「氏」，「氐」，「羌」是行國，塞種是居國。諸國大概戶數不過數百，人口不過數千；最小的烏貪營雜，只有四十一戶，二百三十一人，只是一個小部落，不能算是一個國家。其中較大而傳國較久的，只有焉耆、龜茲、疏勒、莎車、于闐五國（均在今新疆境）。漢時當交通孔道的，北道有車師（今新疆吐魯番縣），南道有樓蘭（今已淪爲白龍堆沙漠），其他便無足數了。

自葱嶺以西，有名的古國，要推波斯。當戰國之末，西元前三百三十六年頃，馬其頓名王亞力山大起，入亞洲，滅波斯，征印度，建立一空前大帝國。亞力山大死後，其部將塞留

迦也(Canaan)據敘利亞(Syria)之地自立爲王。凡亞勿仙大所征服亞洲之地。悉歸統轄。便是所謂條支國。其後國勢漸衰。其東勞屬地。遂裂爲帕提亞。與巴克特利亞四國。其地。皆歸國。便是安息和大夏。漢初安息被大夏國。及大月氏。而奪。遂征大夏而重其地。

因夫由注所述。則葱嶺以西之次國。皆條支。今敘利亞地。在曠西。其東爲安息。今波斯及俾路支斯。則又東爲大月氏。大月氏之東南爲罽賓(今北印度)。康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即烏孫國。爲余犂犂地。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四即前所述天山南麓。至大宛國也。此三十六小國。在張騫通西域以前。盡屬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以統轄之。其地皆入一。諸國再說回來。張騫既應募使月氏。乃與餘人出關西。經匈奴。而備向西。北行。其月氏的所在。不料抵匈奴境。即爲匈奴所獲。留住中幾年。而後來與其部屬。偷竄逃入大宛。不認漢道。而只聽候月氏。因是逃向西方去了。乃盡量向西邊跑。跑至大宛。大宛素開漢饒財。不欲通。見騫甚喜。問騫想到那裏去。騫說爲漢使。月氏王甚能派人送我。俾將來回漢。必定厚。送你些財物。大宛乃派個翻譯送他到康居。康居再送他到大月氏。是時大月氏太子爲主。既擊滅大夏。而占有其地。土地肥沃。又無寇盜之擾。有志安樂。殊無報仇之心。騫留而六年多。不得要領而歸。這一來張騫的出使。凡十幾年。初去時百餘人。回來時只剩兩人矣。

、回張騫回國的時候，恰值匈奴單于殺了休屠王率衆來降，天子以其地置河西四郡，騫乃巡詣報告西方各國的大小情況，與其出產寶物；一面建議招致烏孫來居四郡，以斷匈奴右臂。武帝乃派他帶了百八十人，到烏孫，烏孫意未決，騫乃遣其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皆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諸國，始通於漢。

開元初武帝感張騫之言，必欲要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之中，要差十幾回使者出塞，而常南北北道的國家，便是車師與樓蘭兩國，大概是不能使者的騷擾，遂攻劫漢使。前元九年不宛封臣年，遂發兵攻厥國，虜樹蘭王，而破車師，後來又有人說大宛國裏有一種天馬，武帝派人帶了金馬去換他的，天宛至不肯，和漢使衝突，把漢使殺了，取其財物。武帝乃遣貳師（貳師是太宛城名）期至貳師取善馬，故以爲號，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建四障，宛人不勝其苦，乃於前元四年（太初四年）斬其玉頭，獻馬于天子，以障臣漢而汚疆。

漢使大宛臣服了中國之後，西方諸國聞到漢朝，就有些懼怕，從前烏孫未知中國，故中國去聯絡他，招他來往河西，他還游移不決，此時亦派使車獻馬於漢，求願衛公玉，結和親，爲昆弟，前元六年（元封元年）大乃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大以護烏孫。

漢使大宛臣服，其烏孫和親，於是是漢之聲威，遠播西域，道路亦通，自敦煌西至鹽澤（今羅布淖爾），往往連亭（漢制十里一亭）官家所設爲行人休息之所，而輪臺（今新疆的輪

遼縣）渠犂（韓豐東）皆有田卒數百人，遣使者校尉領護，以招待外國使臣。三十六國也漸漸與匈奴脫離關係，匈奴遂亦不得不臣服於漢。

第六章 外患戡定與疆宇開拓（下）

前章所言，爲北方與西方之戡定；茲所言者，爲東南西南及朝鮮之戡定。所謂東南，卽今日浙江東部，及福建、兩廣、安南之地。西南卽今日四川西南部，及貴州、雲南兩省之地。朝鮮則現在被日本強擄去的朝鮮半島。茲依次略述如左：

秦始皇時，略定福建、廣東、廣西及安南北部，開爲南海、桂林、象郡。漢初兩廣、安南，爲南越所據，福建爲閩越所據，浙東爲東甌所據，各戴君主，不受漢的節制；而這幾國之中，又以南越地最廣，兵最強，常常與漢爲敵，歷高、惠、文、景四朝，都是時叛時服。武帝時，越王嬰齊卒，太子興國，立其母爲太后。太后中國人，當初未嫁給嬰齊的時候，曾與潯陽人索國少季（姓安國者少季）發生戀愛。前二〇二四年（元鼎四年），武帝使安國少季、將軍、繡臣、路博德等，往南越宣告天子命令，叫新王與太后入朝。此時新王年幼，太后遣漢使者是自己的愛人，安國少季，當然免不了舊事重提，國人多知道了，就有些不悅服。太后恐釀起事，亦徵備漢聲威，因勸王及幸臣求陳鳳，比中國境內的諸侯，三年一朝。武帝也准許了，王與太后將治裝入朝，其情極惡，身爲三朝元老，宗族極是親貴，不願失

了這個地佔着，乃舉兵反，攻殺王與太后，盡殺漢使者，而另立遼陽侯建德爲王。於是武帝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前主○三三年（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以出桂陽下澧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奮歸議學侯（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二人爲戈船下濶將軍，出零陵，行下澧水，一抵蒼梧，使馳騁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五路將士，都會於番禺。楊僕爲先鋒隊，縱火燒城，大敗越兵。○嘉建德乘夜與其屬數百人逃入海，復使人追獲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瓊州島南部）、珠崖（瓊州島北部）、南海（舊廣東粵海道）、蒼梧（舊廣西蒼梧道及梧州地）、鬱林（舊廣西蒼梧道及潯州鬱林等地）、合浦（舊廣東高雷道）、交趾（今安南北寧縣）、九真（今安南清化縣）、日南（今安南河靖縣）八郡。

閩越王無諸，東甌王搖，都是越王勾踐的後裔。高祖時，無諸爲閩越王，都治（福建閩侯縣）。惠帝時，立搖爲東甌王，都東甌（浙江永嘉縣）。○前主○四九年（建元三年），閩越王發兵圍東甌，惠甌使人向武帝告急，武帝派嚴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到，閩越兵先已退去，東甌因請舉國內徙，乃徙其人至江淮間，浙東的地方就空了起來。

閩越既北據東甌，復乘勝西攻南越。時南越王胡（嬰齊之父）在位，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亦使人向武帝告急，武帝派王恢、韓安國等，伐閩越以救南越，兵未臨嶺，閩越王歸

發兵距險。其弟餘善畏漢兵威，乃與宗族謀殺郢，派人把郢的頭送給王恢，恢等遂罷兵。武帝因立無諸的孫子名丑的爲越繇（音搖）王，與以閩越故地，使奉先王祭祀。餘善既殺郢，威行全國，竊欲自立爲王，王不能制，乃以告武帝，武帝以此小事，不足勞帥動衆；乃以餘善誅郢有功爲名，立爲東越王，與越繇王分王閩越故地。這是前二〇四六年（建元六年）的事。前六越王二十四年，空前二〇三年（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作亂，餘善請以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楊僕擊南越，武帝許之。但是兵至揭陽（故城在今廣東揭陽縣西），他卻藉口海風波浪太大，逗遛不進，而同時又暗地派人到南越那裏去私下結好。南越亡後，楊僕請移兵擊之，武帝以士卒勞倦，叫他暫駐兵豫章梅嶺（山名在江西寧都縣東北）待命。這裏楊僕的兵還未去打餘善，餘善倒先造起反來了，以部將闒力等爲吞漢將軍，攻武林（山名在浙江錢塘縣）吳白沙（今浙江樂清縣）有白沙嶺上有關爲水陸要隘）、梅嶺，敗漢兵，殺漢三校尉，自稱武帝，聲勢漸大。楊僕兵敗，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就使他去曉諭餘善，餘善不聽，陽與越建侯侯敖、繇王居股共謀殺餘善，以其衆降漢，漢乃封吳陽、敖、居股三人爲侯。於是武帝以閩、粵地勢險阻，民多強悍，數反覆，恐終爲後世患，乃悉移其民於江、淮間，閩、粵之地也。竊起者五，以時在前，又二，十年，卒封元年。

以上所述是東南一帶的戡定。至於西南諸國的形勢，則與東南諸國，很有顯著的不同；東南皆大國，西南皆小國，西南皆居國，西南多行國，東南各國君主皆漢族，有完全之政府。

成爲具體的國家；西南各國君主多蠻夷，概係部落酋長制度，不成爲國家。據漢書西南夷傳：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今貴州桐梓縣）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今雲南昆明縣）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今四川西昌縣）最大；此皆椎結（結讀如髻，謂人民之髻如椎之形）耕田有邑聚。

此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澤名即今洱海），名爲嶺昆明（今雲南大理縣），編髮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嶺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徙即今四川天全縣筰音昨均在四川清谿縣）最大；自筰以東，君長以十數，冉駹（今四川茂縣）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之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夷類也。

以上所述第一類，是漢族（裸獵），從黔江流域，到金沙江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第二種大約也是氏、西羌一類（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三四頁註云：若是粵族，便要斷髮，氏羌則或編髮或披髮，又粵族本居沿海，沒有畜牧的這一族人，隨畜移徙，明是從北方高原之地遷來，所以知道他是氏或羌族），在瀾滄江流域，文明程度極低；第三種是氏族，在岷江大渡河流域，和嘉陵江上游。

當王恢等平東粵時，因使番禺（今江西鄱陽縣）令唐蒙使南越，南越人請他吃蜀地所產

的竹柵。唐蒙因問梅瞀來路，南越人說從夜郎國裏走牂牁江（今北盤江）來的。唐蒙才曉得趙犂牁江可以通南越。回來時就上書武帝，請遣夜郎，以爲是一郡。武帝因拜唐蒙爲中郎將，去曉諭夜郎。於是把夜郎的地，置了個犍爲郡。隔了幾年，公孫弘做御史大夫，說事西南夷繁費，於是罷事西南夷。後來張騫從西域回來，說在大夏時，看見蜀的布與邛的竹杖，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從身毒（即印度）國來的，如此看來，從邛赴西南夷，一定可通身毒，到得身毒，就可以通大夏，這路條路比走匈奴中安穩得多了。於是再事西南夷，要想找通身毒的路，找下幾年，也未找到，使者回來，盛言滇是大國，很可以招他來親附我國，武帝乃復注意伐滇之事，聞其地有池甚大（即洱海），乃於近郊築昆明池以習水師。

伐南越的那一年，發了夜郎的兵，沿牂牁江而下，夜郎等國，起初以爲漢朝離他很遠，斷不能占他的地方，且樂得賸些賞賜的綉帛，所以聽了唐蒙的話，願意等中國去置郡。到這時候，見中國要發他的兵，去打仗，就有些不願意，於是夜郎附近的且蘭（今貴州平越縣）先反，阻給漢朝搭販子，把他的地方置了個牂牁郡。於是西南夷震恐，紛紛都請置吏，乃以邛都犍爲犍爲漢犍爲漢犍爲漢犍爲漢再置爲汶山郡，自馬爲武都郡。後三年又滅了滇，把他的地方置了個益州郡。

朝鮮是張敖，備文明古國，殷亡之後，殷紂師箕子，移居周室，率國人五千大遼地朝鮮。

，遂君臨其地。戰國時則曾與燕國交兵，給燕國打败了，朝鮮和燕國以沮水（今大同江）爲界。漢興與盧綰之亂，燕國有個人叫做衛滿的，逃到朝鮮，請於朝鮮王箕準，願居朝鮮西境。箕準朝鮮王衛滿塞於朝鮮，許了他。後來衛滿勢力大了，就發兵去討朝鮮，朝鮮王箕準戰敗，逃到馬韓部落裏去了。衛滿就做了朝鮮王。

馬韓是朝鮮半島南部諸韓之一，馬韓王東占有現在的清忠和全羅兩道，馬韓北東是弁韓。弁韓之東是辰韓，占有現在的全羅道。漢武帝時，三韓要想到中國來朝貢，這時候衛滿已經傳子及孫名爲右渠，阻礙三韓，不許他到中國來，又勸殺中國的遼東都尉。前二〇二年（元封二年），武帝派樓船將軍楊僕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分道伐朝鮮。明年，朝鮮大殺右渠以降，乃以其地爲樂浪、平、黃海、平安兩道。臨屯、玄菟、咸鏡兩道。以前真番之地跨鴨綠江以東四郡。

遼貉亦是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相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前二〇九年，元封元年，武帝曾經率兵十八萬口西屬，武帝替他置了個浞海郡。隔了幾年，又廢掉了。朝鮮滅後，漢人有兵支遷到半島的東部去的，叫做東濊，又叫做不貳濊。留居故地的，就是後來的夫餘。

統觀兩書所述，以漢武帝對疆宇之開拓，東方則收朝鮮地以置四郡，漢之疆域遂奄有今日朝鮮京畿、江原三道以北之地。北方始則以長城爲界，繼且出塞，築朔方郡，漢之北境，超

過秦時二千餘里。彼時匈奴或降或徙，烏桓亦爲漢用。（後漢書烏桓傳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在因地建烏桓於上谷海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西方則秦時僅至陳洪，武帝收河西地，置四郡，因通西域。後來到宣帝時，天山南北，葱嶺東西諸國，悉屬漢之郡縣，也是武帝立下的基礎。東南西南，則自浙江東部，以至福建、兩廣、四川西南部及雲南、貴州、安南，都是武帝一手開拓成功的。是今日中華民國之地圖，在武帝時已大體形成，但當時辛苦經營之朝鮮、遼東、安南，現已爲吾人所斷送，吾輩若不能奮起收復失地，真應該愧死了。

第七章 三神仙與興土木

神仙之說，善起於戰國之末，而盛於秦、漢之間。自燕人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班方士、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之士，乃爭相傳習。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說，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據說此三神仙住在渤海中，離開人間原不甚遠，所患者就是人將至其地，則風引船去。又說諸仙人及不死之藥，都在神山上，神山上的禽獸各物，都是白色，宮闈都是金銀鑄成的，人未至其地，則遠望望之如雲；及至其地，則三神山又反居於水下。這一段神話，自然是方士們造出來的謠言，爲欺騙人而奪取富貴的其真。但是人主囑賞費爲天子，富有四海，孰敢不求，莫不願意，其不能如意者，就是其價值。

死」的問題。他覺得這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能永遠的享受，實在是最大的憾事，所以一聽說有長生之術，不死之藥，當然是不顧一切的去尋求。尤其秦始皇才大略，功業蓋世之輩，而迷信於此者，格外來的厲害。在先有秦始皇，後有漢武帝，都有同樣的心理。

漢武帝這個人，是假雄心多欲的王子，因為多欲，故沒有什麼堅韌的政見。不獨氣點說，他簡直是想到那裏做到那裏，倚仗着他的才氣很盛大，所以各方面成績都還可觀。其最沒有道理的這件事，就是求神仙。這件事幾乎累了他的終身，最後還鬧出一場大大的慘禍（見下章），都是由於他這種求神仙的心理所造成。

先是文帝時，有趙人新垣平者，以望氣術來求見，說長安北有神氣，成五采，如人之冠冕。東北是神明之舍，乃是天瑞下降，不可不立祠以合符應。文帝乃在渭水之陽，蓋一個五帝廟，因會平爲上大夫，累賜千金。又一天，新垣平叫人拿一個玉杯子立在文帝的門外，他自己先進去勸文帝說：「我看你這闕下有寶玉氣，請剛說了，那個拿玉杯的人，果然把玉杯獻來了。」杯上並刻有「人主延壽」四字，自然文帝更歡喜了；但是不久他這玄虛就被人告發，文帝即把他殺了。

武帝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一〇四年），就有一位李少君者，以神術卻老之方來見，武帝很會信他。少君行動復讀極，把自己的年歲生辰，祕不告人，又不治生業，而衣

錢當有餘，據說可以驅使鬼物，善於巧發奇中，時人多垂筆之。他對武帝說：「桐窻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列仙傳安期坐瑤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食（音嗣）臣聚，大如瓜。於是武帝始觀祠窻，遣方士入海求神仙。後來李少君病死了，武帝還說他仙去了，並不會死，可見此時武帝很迷信此事。

前二〇二年（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來見，是時正當武帝一位很亂舉的巫夫人死了，心裏時時思念，少翁乃說：「我有方法使王夫人魂魄來與你相見。」某天的夜裏，少翁作法，武帝從帷幔之中，遠遠的看去，果然是王夫人的面貌，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文成又勸王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山川諸鬼神，擺上許多祭品，以招天神；但是祭了一無多，天神亦不到。自己恐怕漏了破綻，於是異想天開的，用一塊帛在上面寫了許多奇怪的字，給牛吃下去，自己裝做不知，去告訴武帝說：「這條牛肚裏定有奇異，不信可以剖開看看。」殺開，果然有一塊帛，上面寫許多奇怪的字；但是武帝一看，明明是少翁的筆跡，再去問與少翁同在的人，則果然是少翁弄的玄虛，武帝乃誅少翁。

少翁誅了之後，武帝又不免有些懊悔。這個心理被一位康王后看着了，時康王已死，后欲自媚於武帝，乃於前二〇二四年（元鼎四年），請樂成侯丁義代薦方士樂大給武帝，說樂大是與文成將軍同師。大敢爲大言，虛之不疑，見武帝說：「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生萊門

之屬，謂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而神仙可致。」是時武帝方憂黃河決口，而黃金不足於一用，一聞此言，遂拜龜大爲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大通將軍，封樂通侯，賜甲第，食邑二千戶，妻公主，後來又刻玉印曰天追將軍，使使衣羽衣，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一時貴震天下，燕齊方士尤羨慕不置。後來武帝叫他入海求其師，他不敢入海，乃跑到泰山上去。武帝派人和他同去，一無所見，而他妄言曾見其師，所爲方術又皆無效，遂腰斬樂通。

是時汾陰地方，發見一個大鼎，（大概就是公孫卿弄的把戲），齊人公孫卿謂漢得寶鼎，與黃帝時同，因寫了一個奏札，請武帝左右所寵幸的人，送給武帝，武帝一見大喜，因召公孫卿。公孫卿說：「寶鼎出而與神通，當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又謂：「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孫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帝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公孫卿爲郎，使東侯神於太室（山名在今河南登封縣北卽是嵩山）。

其後公孫卿說：在緱氏（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城上見有仙人足跡，武帝乃親至緱氏城上去看所謂仙人跡，當然一無所見，就有些懷疑。因說道：「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他說：「仙人者非有求於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須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武帝也就相信了。第一年前二〇二一年乙元封二年，武帝又到河南去祭太室山，希望會見

仙人，於是從官又造出一個謠言，說在陛下御殿隱的聽見有人在山上喊了三聲萬歲。武帝又信以爲真是仙人在喊他了，乃增修太室祠，焚無伐其草木，以山下三百戶爲太室祠的奉邑，於是東巡行封禪之典，而齊人上書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帝乃差許多船，叫他們數千人入海，去求蓬萊神山。公孫卿更言此時無風雨災，蓬萊諸神是可以遇的，於是武帝大爲動心，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仙人，羣臣切諫莫能止。後來還是東方朔說：『仙者謂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覺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待之，仙人將自至。』帝聽了這一席話，才打消了入海的念頭。

前二〇二〇年（元封元年），公孫卿又說在東蓬萊山上，遇見神人，神人說想見天子。於是武帝又到緱氏城，至東萊山住數日，也毫無所見，據說曾見一個大人的足跡。自是之後，方士言神祠言求仙術者愈多，武帝也被他們鬧昏了，幾年年封東方去祭泰山，祠上帝明堂，派人入海求蓬萊神藥。前二〇〇〇年（征和四年），已經遭過巫蠱之禍了，武帝猶未醒悟，這年春天，又到東萊山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也不聽。恰好這天大風，天地昏暈，海中波濤洶湧，武帝等了十幾日，天氣還未轉過來，才懊喪而回。這次回來之後，才算覺悟了（見下章）。

與求神仙相因而起的一件事，就是興土木。先是通西南夷的使者回來，盛稱滇爲大國，又聞其地有池方三百里，欲與中國爲船戰，武帝乃在長安近郊，大修昆明池，以習水戰。周

圍四十里，地三百二十頃，內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極爲壯觀。武帝因想到若以此莊嚴美觀的工程，去建造一個高臺，以承奉仙人，仙人豈不可以來臨了嗎？武帝心裏這個意思還沒有表現出來，而文成將軍李少翁謂武帝曰：「上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致。」乃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這是因求神仙而興土木的第一次。

前二〇二六年（元鼎二年），又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謂以此露水和玉屑喝下去，就可以長生不老。自是之後，宮室之修，乃日益壯麗。

其後（元封二年）公孫卿對武帝說：仙人好樓居，武帝乃在長安建築蜚廉、桂觀，又就甘泉宮，甘泉本秦離宮在甘泉川上故名甘泉宮，山離長安二百里前者武帝因李少翁言而作甘泉，不過是初事修葺這次乃大爲增廣之，增築益壽、延壽觀，顏師古曰蜚廉、桂觀、益壽、延壽四館名，使卿持節設祠，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臺，高五十丈，置祠具其下，更增甘泉宮的兩殿，並在旁邊增蓋了許多宮室，都是希要招來神仙之屬的。這一年的秋天，又作明堂於汶上，起初武帝每次封泰山，都是在泰山北脚下古明堂處行禮，但是此處既不平坦，又不寬敞，武帝因想在奉高（卽今泰安）縣旁，另治一個明堂，而不知道明堂的制度如何。濟南人公玉帶（姓公玉名帶）送來一明堂圖樣，說是黃帝時的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上面蓋以茅草

宮垣四周有水環繞，上面有樓，有幾條道路都可以通到正廟，從西南上去的那條路，叫做昆侖，是專給天子從這裏上去拜祀上帝的。武帝乃令臣下依圖樣建築一個新明堂於汶水之上。

中、前、后、左、右、五年（太初元年），柏梁臺失火燒掉了，這時武帝還在東方祀神求仙，沒有回來，及武帝回時，以柏梁臺燒了，乃在甘泉宮朝諸侯，越巫勇之曰：「我們越地風俗，凡遇火災燒掉的房屋，重蓋的時候，必須比原來的更大些，意思是表示勝過從前，就可以壓服火災。」武帝聽了這話，乃作建章宮於長安城外，度爲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上有銅鳳，鳳故曰鳳闕）之高三十餘丈。其西則唐中（爾雅廟中路謂之唐，按此即謂空地言院落之大）數十里。虎圈置其北，治大池，建漸臺於池中，高二十餘丈，命其池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靈業諸山，以象海內神山龜魚之屬。池北面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鼈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太鳥之閣（至室亦宮舍也，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璧門謂以玉飾門，太鳥係條支國所產大鳥的模型），又立神明臺，井幹樓，俱高五十丈。神明臺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係形如井幹，井幹就是井上木欄，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蓋此樓之形猶如今之寶塔。張衡西京賦謂「井幹臺而百層」，可以想見其堂皇壯麗了。《水經注》卷十九渭水下，記建章宮亦很詳細，但與此處所云，微有不同，略節錄於此，以供參考。建章宮周二千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中有神明臺，井幹

樓，咸高五十餘丈。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中，梁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皆以玉璧者，因曰璧玉門也。（按此類建築均燬於赤眉之亂）。

第八章 巫蠱之禍與武帝晚年悔悟

武帝自從見了李少君之後，直到晚年，差不多四五十年間，腦筋中大概難得有一日離開神仙方士的幻想。暮年精血益衰，幾乎成爲一種精神病，於是造成骨肉間的慘禍。

這慘禍的造成，係由江充與太子據有隙，深恐太子一旦執政，自己無立足之地，遂先下此毒手，終則兩敗俱傷，且召族誅之禍。江充本是趙敬肅王（景帝子名彭祖）的家臣，他與敬肅王的兒子丹不相洽，因而跑到武帝面前來告丹在家申種種淫亂不法之事。丹由是被廢，不能繼承趙王的位；而江充由是而得武帝寵信，拜爲直指繡衣使者，叫他專門督察貴戚近臣違法奢侈等事。有一次，武帝在甘泉宮，太子派人到甘泉宮去問事體，其人乘車馬行馳道中，被江充碰着，即刻把他連人帶馬捉將官裏去，因爲馳道是天子御道，他人有乘車馬行馳道者，則沒收其車馬。太子聽了，乃派人到江充面前去謝罪，說：我並不是愛這個車馬，實在不願給皇上知道，不要說我平素對家臣太無管教了嗎？請江君寬貸了吧。江充不聽，立刻跑去告訴武帝，武帝很稱贊他的說：人臣當如是矣。於是格外信任他，他的威風乃震動了京

師。這件事體在太子或者過去就算了，在江充倒反耿耿在心，以爲太子要恨他。這是巫蠱之禍的一個遠因。

武帝到二十九歲才生太子據，所以特別的愛重。漸漸太子性情仁恕溫謹，而沒有武帝那麼樣的雄才大略。武帝總覺得太子才具太短，總不大耐。皇后與太子也都知道，都常有不自安的意思。皇后衛氏，就是衛青的姊姊，武帝察覺了他們不自安，因向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問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耶？可以意曉之。這一段話說足見得武帝雖然感覺太子才氣不能如自己的雄偉，但是太子的長處，確可以補自己之短；對太子的愛重，仍是始終不會減少。太子每諫征伐四夷，武帝總是笑着向他說：『我把勞苦的薄做了，給給將來安逸，還不好嗎？武帝每次出去巡幸的時候，總是把朝廷政事囑咐給太子，宮內的事囑咐給衛皇后。武帝回來的時候，太子揀重要的事去稟告他幾件，他也完全同意；有時太子所辦的事，他連覆着都不須覆着。這更見得武帝信任太子的表示，和傳立太子的決心。

但是太子性情是寬厚，而當時大臣多半都是深刻嚴峻。是以羣臣之中，凡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太子；而邪臣又多黨與。所以太子譽少而毀多。而衛青又早死了

一般那臣以爲衛青既死，太子沒有外家的勢力做後盾，儘可到皇帝面前去陷害太子了。有一天，太子去拜望他的母親衛皇后，談了幾個時辰才出來，黃門（宮中之官）蘇文就到武帝面前去造太子一個謠言，說太子在宮中與宮女們調戲，武帝就有些不耐煩，不但不責太子，且更增加許多宮人給太子。後來太子知道了這件事，心裏自然有些不滿意蘇文，蘇文更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專門偵察太子過處，而放大其辭的去報告武帝。皇后亦很恨這班羣小，就叫太子將此類情形稟告武帝，把蘇文等殺了；但是太子畢竟是寬厚仁恕，不忍輕於殺人的，因曰：我自己不犯過好了，何必怕他們呢？況且父皇聰明人，一向不信邪佞，這班羣小更不足憂了。又一天，武帝有小病，叫常融去找太子來。常融去告訴了太子之後，先跑回來說：太子聽說皇上有病，他臉上倒很歡喜。話剛說了，太子來了，武帝看看他的臉上淚痕還在，而外面卻做成笑的样子來和武帝談話。武帝心裏很奇怪，怎麼和常融的報完全相反呢？又細細的一問，才知道常融的詭計，因而把常融殺了。這一大段寫來，是要見得太子在當時所處的地位，和四周的環境。

既已把江充與太子的情形說過，現在可以說巫蠱止面的事實了。巫蠱二字的意義，就是女巫用術作祟以蠱惑人。武帝求了幾十年神仙，不但連神仙影子也未見得，並且弄得精神恍惚，疑神見鬼。前二〇〇三年（征和元年）武帝在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帝疑其有不軌行爲，乃命捕之，男子丟劍而逃，追之弗獲。武帝怒，斬監門官，並大搜京師十一

日，亦無所獲。由是京師鬧鬼，外奉春，內丞相公孫賀父子，及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均衛皇后所生）他衛青之子長平侯侯之皆因巫蠱嫌疑而被戮。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虛道，殊求祀，紛紛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裏埋許多小木人祭祀之，以爲就可以逃掉厄運，得着好運了。同時宮中美人們，因爲妒忌口角，乃互相造謠謠言，說某人在宮中埋木人咒詛皇上，邊和是宮女們口角時造出來的謠言，那裏真有這回事？但是武帝年紀大了，精神又不好，怕的就是「一死。」一聞這話，就把後宮及被牽連的大臣，一口氣翻來幾百個。

又一日，武帝在午睡的時候，忽然做了一夢，夢見幾千個小木人都拿着棍子要打他，武帝一驚而醒，由是身體不舒。江充一得了這個消息，以爲陷害太子的機會到了，因而來和武帝說：皇上的病，是巫蠱在那裏作祟。於是武帝即派江充去查辦巫蠱事。充乃派女巫詐以酒污染地上，做成祭祀的痕跡，同時又捕些人來，叫他承認是夜間祭祀以咒詛的，不承認，則燒烙鐵以烙之；承認後，又用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處死。於是人民拿巫蠱罪狀互相誣告，以雪私憤者，不可勝數。自京師以至郡國，因牽連而被殺的，前後數萬人。江充又說：宮中有蠱氣，不掃除乾淨，皇上的病終不能愈。武帝因又派江充到宮中去查辦，並使黃門蘇文等助充。充乃掘地求蠱，把太子宮，及皇后宮，尤挖得厲害，弄的縱橫錯亂，連床都沒有地方掘了。江充乃聲言道：在太子宮中，掘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皆大逆不道，將以此奏

明天子。太子聞之甚懼，乃請教他的先生石德，石德說：皇上病在甘泉，皇后和你這裏派的人去請問，都沒有回報，是皇上存亡未可知，現在茲臣如此作威作福，你不想想秦扶蘇的故事嗎？你不如假託君命，把江充捕來辦掉。太子說：做人家的，安能擅誅天子命官呢？還是我自己到皇上那裏去謝罪吧。計議已定，預備到甘泉去了，而江充又不許他去。太子不得已，乃從石德之計，派一個人冒充天子使者，把江充捕來殺了。於是太子調兵遣將，一時長安秩序大亂，都說太子反了。在這個當口中，上文所說的黃門蘇文，却乘空溜到甘泉宮武帝那裏，一五其舌的數太子如何的假托君命斬江充，調兵遣將造反。武帝說：太子必定是很害怕，又怨恨江充他們舉動太過了，故有此變，那裏就是造反？因而派一個人到長安去請太子。恰好這位硬着膽子很小，聽到蘇文那一番話，他便不敢前去，不知在那裏跑了一趟，轉回來告訴武帝說：太子真反了！我去的時候，他便要殺我，我算是逃回來了。於是武帝大怒，派張敖丞相劉屈氂率兵捕斬反者。劉屈氂與太子在長安城內，大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中聚幾太子馬敗走，衛太子自殺，太子出城逃了。

蘇文原是蘇轍怒甚，凡平時蘇太子相往來之賓客朋友，均坐誅，隨太子發兵反者族誅，羣下皆懼蘇文知所歸。盡關三卷《漢書》蘇文者，令狐茂上書曰：

臣聞國者無天，君者親地，皆中繫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漢皇太后，錄漢通嗣，承萬世之業，養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其充布衣之人

，閻閻之熱（賤也）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明成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而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倦倦。」

武帝閱之，頗爲感寤，但尙未明白宣布赦太子的過。

是時太子逃至長安東邊湖縣（故城在今河南閻鄉縣東四十里），藏在泉鳩里一個貧民家裏，道家以打草鞋爲生。太子有一位故人在湖縣，家裏很有錢，因派人去找他。那知這一找，把風聲走漏了，官吏知道太子所在，立刻派兵圍捕太子。太子自必死，因至室內自經而死，兩個兒子亦遇害。這一場大禍，至此才算了結。

是時武帝已經六十七歲了，晚景如斯，當然不免於傷悼，高寢郎（高廟衛寢之郎）田千秋乃上書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於不然，此高寢郎所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又於橫橋上，發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一律焚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以示傷悼之意。

前二〇〇〇年（征和四年），武帝從海濱歸來，才深悟神仙終不可得，方士皆欺人之徒，因而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罷斥遣之。」武帝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自是之後，常有獻狂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又說：「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期休息富養民之意。由是禁苛暴，務農桑，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田器，都很靈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人民都稱便。凡過去窮兵黷武，勞民傷財諸弊政，都能一朝悔悟，洗滌一空，較秦始皇至死不悟，總算高明多了；只可惜悔悟之後，兩年卽死。少子弗陵卽位，年才八歲。

附漢武帝大事年表

即位年次	大事	摘要	中國紀元前	西曆紀元
元年	是年帝年十七。創年號爲元。丞相衛綰及董仲舒俱請罷黜百家。詔舉賢良方正。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天	二〇五一	一四〇
二年			二〇五〇	一三九
三年	簡拔莊助、朱買臣、吾正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擢用之。東甌王搖請求舉國內徙，因徙其民於江淮間。		二〇四九	一三八
四年	司馬相如上諫獵疏，武帝善之。		二〇四八	一三七
五年	置五經博士。閩越王郢興兵，南越王守天子約，不致興兵，武帝遣王恢等發兵救之，郢弟餘善殺郢以降。		二〇四七	一三六

六年	匈奴索請和親。天子下詔羣臣。羣臣多主和親。因許之。立蘇善爲東越王，與越繇王分王閩越故地。	二〇四六	三三五
七年	改年號爲元光。 董仲舒言，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二〇四五	一三四
八年	用大行王恢計，誘匈奴至馬邑。伏兵三十餘萬遮之，無功而還。李少君以祠繇御老方見武帝，武帝尊信之，自是常遣方士求神仙。	二〇四四	一三三
九年		二〇四三	一三二
一〇年	河間獻王德，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漢朝善，山東諸儒多往之遊。	二〇四二	一三一
一一年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 唐蒙上書請通夜郎以制越。 詔漲湯趙禹定葭合。通西南夷。	二〇四一	一三〇

一八年	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擊匈奴。詔民得買爵贖禁錮免減罪。	二〇三四	一一三三
一九年	改年號為元狩。始通滇國。立皇子據為太子。復車西南夷。	二〇三三	一一三二
二〇年	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歷五王國，擊敗匈奴。渾邪王率眾降，漢置河套四郡。	二〇三二	一一三一
二一年	穿昆池，以習水師。徙關東貧民七十餘萬口於河東、朔方等郡。	二〇三一	一一三〇
二二年	置鹽鐵官，以東郭咸陽孔平為大農丞，置鹽鐵事。造皮幣白金。算船錢舟車。衛青霍去病分道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自此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齊人少翁，以鬼神方求見，武帝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尋誅之。	二〇三〇	一一二九
二三年		二〇二九	一一二八

二四年	霍去病卒。 張湯奏定腹誅法。	二〇二八	一一七
二五年	改年號爲元鼎。	二〇二七	一一六
二六年	置均輸法。 張湯有罪自殺。 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廢白金錢。 起柏梁臺。 專令上林三 西域始	二〇二六	一一五
二七年	徙函谷關於新安。 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二〇二五	一一四
二八年	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欒大，帝拜爲五利將軍。 南越王興嗣請比內諸侯，二歲一朝，天子許之。 齊人公孫卿上書，言寶鼎事，帝拜卿爲郎，使東侯神於太室。	二〇二四	一一三
二九年	使樓船將軍楊僕等平南越。 欒大腰斬，樂成侯棄市。	二〇二三	一一二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卷查證安圖字第三三八號



93.19112

32.821

34-215